



作家方阵书系

经典 伴随 终生

针眼里 逃出的生命

ZHENYAN LI

TAOCHU DE SHENGMING

李凤杰 / 著



陕西出版奖金资助项目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
未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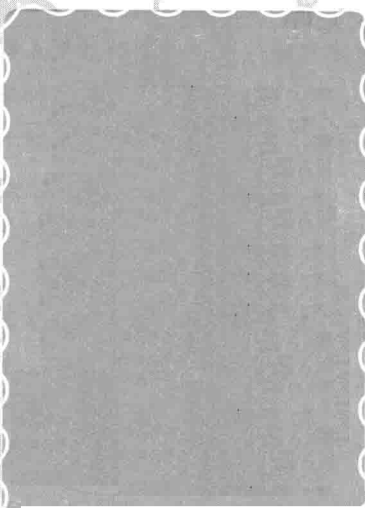


陕西少儿文学
作家方阵丛书

针眼里 逃出的生命

ZHENYAN LI TAOCHU DE SHENGMING

李凤杰 / 著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未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针眼里逃出的生命 / 李凤杰著. — 西安 :
未来出版社, 2016. 1

(陕西少儿文学作家方阵丛书)

ISBN 978-7-5417-5909-3

I. ①针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13018号

针眼里逃出的生命

李凤杰 著



社 长: 尹秉礼

总 编: 陆三强

选题策划: 孟讲儒

丛书统筹: 胡舒依

责任编辑: 唐荣跃

美术编辑: 许 歌

插图绘制: 吉 日

排版设计: 吉 日

封面设计: 薛 芳

出版发行: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未来出版社

地 址: 西安市丰庆路 91 号

邮 编: 710082

电 话: 029-84299039 84289329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 mm×1230 mm 1/32

印 张: 6.875

字 数: 12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17-5909-3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)

这个方阵会越来越壮大

这些年，儿童文学成为了图书市场的热点，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异常热闹。这一点，从书店琳琅满目的童书展架前能看到，从畅销书排行榜上能看到，从作家富豪榜上也能看到，当然，从孩子渴求知识的眼睛中、从家长期待的眼神中更能得到印证。

听说有一批成人文学作家也加入儿童文学创作的队伍中去了，这里面有些人还曾经相熟。照我的理解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，首先要明白，隔着文字和你面对的是一副副纯真面孔，或者一群群懵懂少年。没有一颗童心，创作者似乎难以下笔。人都有盲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个人群讲一些他们爱听、听了还很受用的故事。

周作人先生，算作中国儿童文学的领路人，他说儿童文学应该是“有意味的没有意思”，是儿童本位的。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家，似乎能入周先生法眼的，也不少，不过仔细琢磨，似乎又没有什么能够留下印象。

不过，我以为，在路上总是好的。这说明关注儿童，关心儿童文学这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多，套用一个时兴的词汇，供给孩子们文学艺术作品的队伍这一侧，是越来越壮大了。而且，这一侧，在创作、出版、研讨、批评等等的过程中，经历着淘洗和提高。干净的水淘洗寡白的米，总是好的粮食，填充童真的眼、快乐的心，还有“精力正旺盛的空想”。我理解，除了周先生说到的儿童本位，儿童文学也离不开文学的范畴，无论是源于脚踏实地的生活，还是基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都需要提供给儿童美的感受和情感的触动；

缺了阅读者的这些感受和触动，或者是无法很好地引导读者获得审美体验，就很难叫好作品。

说起陕西，人们想到的是皇朝古都，是秦川黄土，是厚重人生。这些滋润着陕西作家创作的源泉，似乎与“儿童本位”相去甚远。陕西出了很多大作家、大作品，引来一片叫好，也受到诸多质疑，更是得到各方关注。这是好事，“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师；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资”。能对你文字发表意见的，都是你的老师。不过，陕西的儿童文学却有些寂寞，是黄土里没有游戏，还是古都里缺少儿童的欢笑？看来都不是。童真童趣其实无处不在，存乎心，发乎情。我们缺的是更多的人来关注、参与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之中，挖掘出我们心中那一份持续的热情。

陕西有一批儿童文学作家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创作热情非常高涨，理论研究也颇有建树。只是后来大都“大隐隐于市”了，这个“市”，是市场经济的“市”。现在，又有很多人，捡起这支笔，参与到这场盛宴中。我们欣喜地看到，他们的童心童趣依然如故，妙笔生花，为我们带来了非常不错的作品。这些作品结集出版，老中青都有，说明我们的队伍有延续；小说、童话、散文、诗歌都有，说明体裁丰富多样；有些作品数次重印，说明已经具备经典性，是值得在孩子们中间流传的。

未来出版社出版《陕西少儿文学作家方阵》丛书，集体展示陕西儿童文学的成就，三强总编要我为这套丛书写篇序言。我衷心希望，这会成为陕西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阵地，希望它给创作注入激情和活力，希望这个方阵在可以看见的未来，越来越壮大。

贾平凹

目录
Contents

中篇小说

针眼里逃出的生命 / 001

短篇小说

月儿 / 109

我是个笨孩子 / 129

一声叹息 / 139

明天一定阳光灿烂 / 151

鸽子妈妈和她的鸡孩子 / 159

闹钟 / 168

驼背山的女儿 / 174

拯救男生 / 186

拯救女生 / 200

针眼里逃出的生命



针眼逃命

婆婆是个盲人，连天黑天明也看不见。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她却是一个无所不晓的智慧老人。

看到炕上添了弟弟，像小猫一样呜哇呜哇哭叫，我就去问婆婆：“弟弟哪儿来的？”

她说：“池塘捞下的！小孩都是从池塘捞的！”

“我咋没看见过呢？”

“半夜三更才去捞，你早睡着了！”

我还看见弟弟身边放着布老虎、石狮子、铡面刀。房门口搁块大石头，石头一旁钉着经布才用的“老橛”，上面戴一顶明晃晃的犁铧，门帘上拴了长长的麻丝和一绺红布条。

那么，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和捞孩



子有什么牵连呢？我又去问婆婆。

她回答得更叫我不明白：“防‘偷尸鬼’！——‘偷尸鬼’专勾小娃的魂哩！”

原来解放前的乡村，贫穷落后，没医没药。老百姓不懂卫生知识，为孩子剪脐带，不知把剪刀消毒灭菌，常常使婴



儿感染破伤风，四至六日发病，十之八九死亡，俗称“四六风”。迷信和愚昧，使人们以为有一种“偷尸鬼”，专门潜入产房，偷窃小孩灵魂。所以得了孩子，都要放置这些可以杀鬼、降鬼、挡鬼、缚鬼的“镇物”。有钱人家还常常请画师绘了打鬼的钟馗，称作“角子”，挂在屋里守护婴孩。有人还传说“偷尸鬼”最怕黑驴，在产房搁上黑驴蹄子，驱鬼避邪。就连为孩子起个名字，也带着浓厚的迷信色彩，什么“鸡换”“狗剩”“鱼鱼”“马马”，更是盼望司命阎罗从生死簿里忽略掉这些不属于人类的称呼，使后代长命百岁。

但这有什么用呢？许多妇女一辈子生了十几胎，仍然无儿无女。我看见，弟弟几天以后就失踪了！

我更懂事的时候，婆婆才告诉我，我刚刚“捞”回来，身边也放过这些“镇物”，但仍然得了“四六风”。我一抽起风来，牙关紧闭，浑身硬绷绷的，像一张上了弦的弓，眼白瓷勾勾地向上翻。

娘抱着我一抻长的躯体，奶头喂不进嘴去，只是难过地流泪、叹息。婆婆不停地在观音菩萨跟前烧香念佛，为我祈求平安。左邻右舍的婶子们，则在门道里担心地嘀嘀咕咕。有的能预知一切似的撇撇嘴，说：“唉，这是个小冤家！前世欠了他的债，今生来讨还咧！”有的凭经验摇摇头，说：“该是儿了，棍子撬不走；不是儿了，金子换不下。得了‘四六风’，迟早要叫土地爷领走的！”

爹是个不信邪的人。他借了头毛驴儿，到远乡的镇上请来一位大夫。大夫是个留山羊胡的小老头，戴一副硬腿子眼镜，腾地跳下毛驴，瞪了婶子们一眼，走进屋去，一把推开了那些可笑的“镇物”。他扎针、放血之后，不慌不忙地捏了块面团，切了蒜瓣，取了麝香，捻了艾绒，慢慢为我灸起来。

老头儿灸得有条有理。灸了牙关灸脊背，灸了手心灸脚心，从肚脐眼灸到天灵盖，直灸得抽风停止，黑眼珠滴溜溜地转动起来，他才吁口气，擦擦汗，接住爹递来的水碗和烟锅。

灸过三日以后，大夫狠狠心，把艾火直接放在我那忽闪忽闪跳动的凶门口上，烧起四个明晶晶的水疱。水疱结痂，虽然留下四个永久的灸疤，却出奇地根治了我的风症。于是，这古老的医术，从“偷尸鬼”手里夺下了我的生命。

我满月的时候，大夫又被爹用毛驴接来，作为座上客，吃了顿“辣子面”——我们家乡把有大肉的浇汤面条叫“臊子面”，而把没肉臊子的浇汤面条称“辣子面”。那些婶子们，自然也受到了邀请和款待。

她们知道，穷孩子满月，没有人给脖子戴银项圈，更没人给胸前挂“长命富贵”的金锁子，就照我们家乡的风俗，在村里逐家挨户讨了黑线、白线，有指头那么粗一般，拴在我的脖项，祝福说：“拴了缰绳，命牢福大，再不变狗咧！”——为了忌讳不吉利的字眼，她们总把小孩生病称“变狗”。

可是，刚刚出月，我幼小的生命之船，又遇到了风浪。



那天，娘借了牲口磨面。老牛拉着石磨，似走非走地缓缓移步，而且在不断的呵斥声中，瞅空停下脚来，把舌头伸向磨盘舔舔。那两扇衰老的石磨，像没牙的老汉咀嚼食物，好容易磨完一遍，才罗得薄薄一层面粉。每次磨面，总要天不亮套磨，半晌午结束。

娘临走，烧热了炕，把我放在承受火力最多的炕门上。她担心我乱蹬跌地，用尿布紧紧裹住，盖了被子，两边又压上石碾似的圆枕头。

谁知道炕火太大，烧着了席子，席子烧着了尿布。

我无法动弹，半边身子被烤得紫焦，像大街上叫卖的没毛烧鸡，连嗓子也哭没了声音。

磨完面回来，娘揭开被子，浓烟焦气直冲屋顶。她几乎吓昏过去，把我抱在怀里，放声大哭。一阵哭诉我的命苦，一阵责备自己粗心。

那些婶子们前来劝告，也免不了一番指责，末了又安慰



娘说：“甬难过，快给娃想法治伤吧！能治好的！”但走出家门以后，她们又窃窃私语起来：“唉，这孩子半夜落草，生辰八字太硬，难大着哩！”“可不是，小冤孽的债还没讨够呀！”……

爹从地里回来，气青了脸。他既不信什么“命”，也不管什么“债”，连饭也没顾上吃，就照治烧伤的验方，寻来了陈鸡油，为我擦抹。

婆婆也拄着拐棍，让哥哥拖了，今日上庙堂讨一点香灰来，贴在我的疮面上；明日上巫婆那儿弄一张护符来，用红布包成三角形，缝在我的小棉袄上。

但烧伤太重，伤面很快化脓、腐烂。没过几天，左膀的肌肉发黑、坏死，露出了白生生的骨头。我眼看失了人形，黑皱皱的脸，没有三指宽，脸中央那指头蛋儿大的鼻子里，已经气息奄奄了。

只有爹不松气地到处打听单方，到处寻找药物。常常是天不明出去，鸡上架回来。今日卖掉一件家具，抓回几服败毒中药；明日当掉衣物褂子，弄来一包外贴的散药。渐渐地，娘愁黄了，爹累瘦了。我身上一块块腐肌却脱落挂皮，胯骨也覆盖上了红鲜鲜的嫩肉。我终于用男孩子响亮而粗哑的叫唤，又一次宣告了迷信和偏见的破灭，把欢乐呼回了贫苦的屋子。爹抱着我，亲着满是汗毛的小脸，说：“哭吧，叫吧！小时候声大，长大了劲大！”



然而在那个世界上，生活对穷人并不赐福，一个贫贱的生命要活下来，多么艰难呀！

过了不久，我的右耳上侧，又出了毒疮。毒疮长得有鸡蛋大小，把小脑袋瓜盖去了小半，溃烂以后，脓水不断。尽管又请了疮科大夫反复诊治，伤势只管加重。后来发展成全身症状，发烧，红肿。爹有时拔些野茄子捣浆贴敷，有时挖些塘泥什么的周身乱抹，病情却继续恶化，眼看我进入昏迷状态，连哭声也微弱得不如一只蟋蟀的鸣叫了。

一家人在这种反复折磨之中，渐渐麻木。况且那年月，穷汉家扔掉一个小孩，是平平常常的事。荒郊野外的幼尸，常常把狼惹进村呢！我终于使全家失望。娘挤了三酒盅奶水，灌进我已经不会吮奶的嘴里，扑簌簌地落着泪，把我搁在门背后的屋地上，只等微弱的气息一断，就扔到田野去。

但生命总是顽强的。它从母体获得以后，就在人眼看不见的地方，和死亡不停地争斗着，不愿轻易泯灭。在我身上，也许还有动物特有的“闻土性”吧，在门背后挣扎了三天，得到了大地的气息，竟然有劲翻出墙旮旯，滚到屋门口，被进屋念佛祈祷的婆婆踩中头部。在娘的惊呼声中，婆婆那尖尖的小脚，结结实实地踩在疮包上。疮里的脓血便挤得满地。顿时，我“哇”地哭叫一声，有了生机。我又被娘抱回炕上了。

婶子们和婆婆开玩笑说：“嘻嘻，念佛不如你的丫丫脚哩！”果然，在九死一生的关头，头疮里的脓液彻底挤掉以后，



靠中药土方和亲人的心血，我又从“偷尸鬼”的魔爪下针眼逃命了！

一位作家说过，一个纯净生命的获得，要“在烈火里烧三次，在沸水里煮三次，在血水里洗三次”。我初生之时，仅仅在艾火下烧了一次，在土炕上烤了一次，在血水里浸了一次，自然远远谈不上纯净，却有一个坚实的生命，来迎接苦难重重的童年了！

婆婆与神

从我开始懂事，就记得婆婆总是垂着眼皮，盘腿坐在厨房炕上，把我搂在怀里，摇着，拍着，唱着。脸上挂着盲人的慈祥和微笑，声音从喉咙里缓缓流出来，绸子一样柔和：“噢，噢，快睡着，猫儿来了揭被窝……”

她在我出世前就已双目失明了，但从不闲着。纺线，烧火，晒柴，管鸡，拐棍儿咣咣响来响去，演奏穷苦人家勤劳、辛酸的乐曲。其余时间，她盘腿坐在炕上，颤动着嘴唇念佛，仿佛在轻轻召唤遥远的幸福。一百零八颗琉璃蛋儿组成的佛珠，像数不尽的珍珠，在手中叮当叮当响动。

晚上，婆婆洗了手，点根香，双手举着，跪在写了黑字的红贴子那儿，叩头作揖，然后揣摸着插在三条腿的“宣德”铜